

彰化學 07

追蹤彰化平原

康原◎著

【叢書序】

啟動彰化學 —— 共同完成大夢想

林明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授兼副校長）

二十多年來，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抬頭，社區營造也蔚為趨勢。各縣市鄉鎮紛紛編纂史志，大家來寫村史則方興未艾。而有志之士更是積極投入研究，於是金門學、宜蘭學、澎湖學、苗栗學、台中學、屏東學……，相繼推出，騰傳一時。

大致上說來，這些學術現象的形成過程，個人曾直接或間接參與，於其原委當有某種程度的了解，也引起相當深刻的反思。

一九九六年，我從服務二十五年的輔大退休，獲聘於彰化師大國文系。教學、研究之餘，仍然繼續台灣民俗藝術的田調工作。一九九九年，個人接受彰化縣文化局的委託，進行為期一年的飲食文化調查研究，帶領四位研究生進出二十六個鄉鎮市，訪問二百三十多個飲食點，最後繳交《彰化縣飲食文化》（三十五萬字）的成果。

當時，我曾說過：往昔，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符碼；今天，飲食文化見證半線風華。這是先民的智慧結晶，也是彰化的珍貴資源之一。

彰化一帶，舊稱半線，是來自平埔族「半線社」之名。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正式立縣；四年（一七二六）創建孔廟，先賢以「設學立教，以彰雅化」期許，並命名為「彰化縣」。在地理上，彰化位於台灣中部，除東部邊緣少許山巒外，大部分屬於平原，濁水溪流過，土地肥沃，農業發達，有「台灣第一穀倉」之美譽。三百年來，彰化族群多元，人文薈萃，並且累積許多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其風華之多采多姿，與府城相比，恐怕毫不遜色。

二十五座古蹟群，各式各樣民居，既傳釋先民的營造智慧，也呈現了獨特的綜合藝術；戲曲彰化，多音交響，南管、北管、高甲戲、歌仔戲與布袋戲，傳唱斯土斯民的心聲與夢想；繁複的民間工藝，精緻的傳統家俱，在在流露令人欣羨的生活美學；而人傑地靈，文風鼎盛，舊、新文學引領風騷，成果斐然；至於潛藏民間的文學，既生動又多樣，還有待進一步的挖掘與整理。

這些元素是彰化的底蘊，它們共同型塑了「人文彰化」的圖像。

十二年，我親近彰化，探勘寶藏，逐漸發現其人文的豐饒多元。在因緣俱足之下，透過產官學合作的模式，正式推出「啟動彰化學」的構想。

基本上，啟動彰化學，是項多元的整合工程，大概包括五個面相：課程設計結合理論與實際，彰化師大國文系、台文所開設的鄉土教學專題、台灣文化專題、田野調查、民間文學、彰化縣

作家講座與文化列車等，是扎根也是開拓文化人口的基礎課程，此其一；為彰化學國際化作出宣示，二〇〇七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聚集國內外學者五十多人，進行八場次二十六篇的論述，為彰化文學研究聚焦，也增加彰化學的國際能見度，此其二；彰化師大文學院立足彰化，於人文扎根、師資培育、在職進修與社會服務扮演相當重要角色，二〇〇七重點發展計畫以「彰化學」為主，包括：地理系〈中部地區地理環境空間分析〉、美術系〈彰化地區藝術與人文展演空間〉與國文系〈建置彰化詩學電子資料庫〉三個子題，橫向聯繫、思索交集，以整合彰化人文資源，並獲得校方的大力支持，此其三；文學院接受彰化縣文化局的委託，承辦二〇〇七彰化學研討會，我們將進行人力規劃，結合國內學者專家的經驗與智慧，全方位多領域的探索彰化內涵，再現人文彰化的風貌，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一個思考的空間，此其四；為了開拓彰化學，我們成立編委會，擬訂宗教、歷史、地理、生物、政治、社會、民俗、民間文學、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傳統建築、傳統表演藝術、傳統手工藝與飲食文化……等系列，敦請學者專家撰寫，其終極目標乃在挖掘彰化人文底蘊，累積人文資源，此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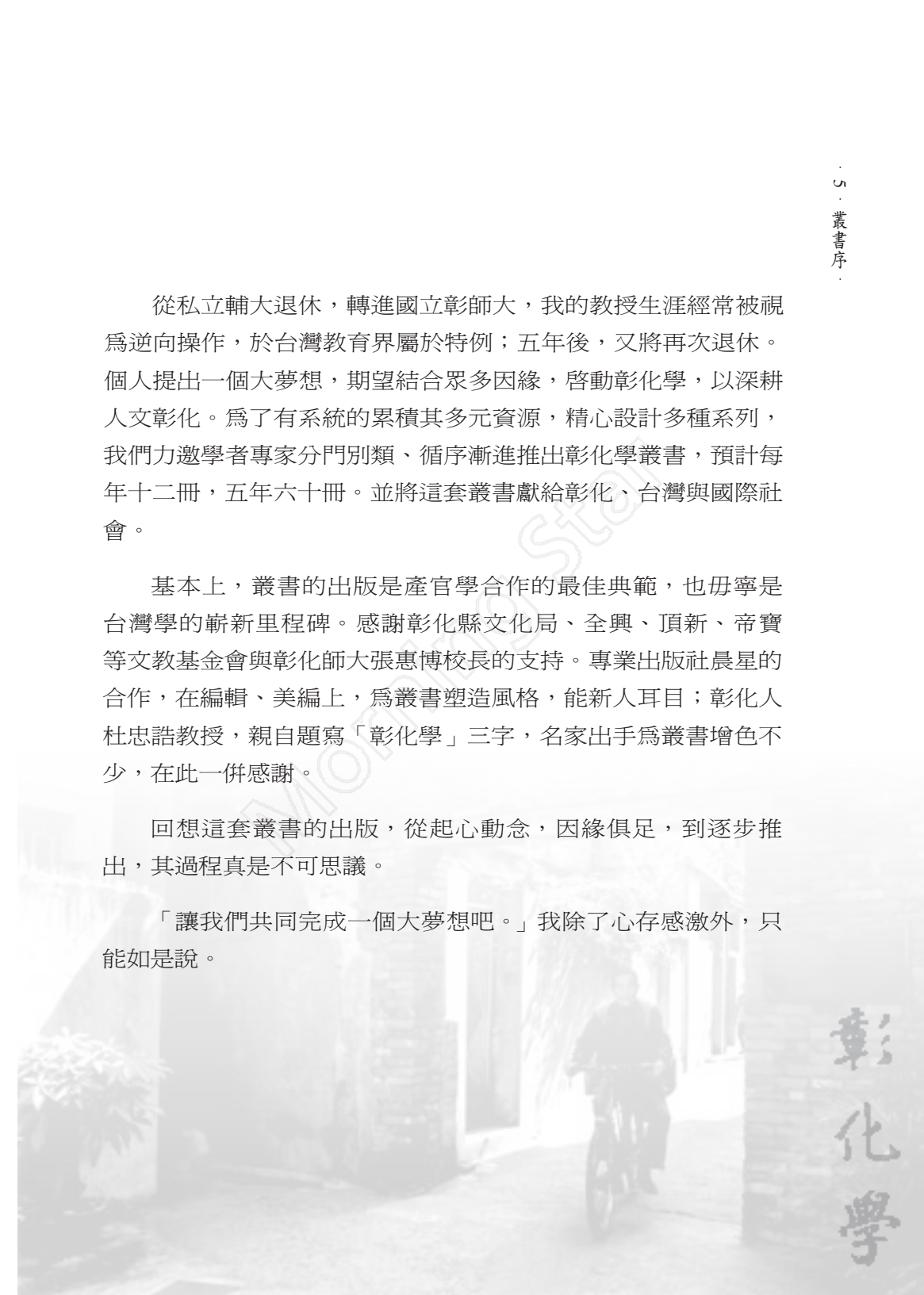
彰化師大扎根半線三十六年，近年來，配合政策積極轉型為綜合大學，努力參與社區總體營造，實踐校園家園化，締造優質的人文空間，經營境教，以發揮潛移默化的效果，並且開出產官學合作的契機，推出專案，互相奧援，善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回饋社會。在白沙山莊，師生以「立卦山福慧雙修大師彰師大，依湖畔學思並重明德化德明。」互相勉勵。

從私立輔大退休，轉進國立彰師大，我的教授生涯經常被視為逆向操作，於台灣教育界屬於特例；五年後，又將再次退休。個人提出一個大夢想，期望結合眾多因緣，啟動彰化學，以深耕人文彰化。為了有系統的累積其多元資源，精心設計多種系列，我們力邀學者專家分門別類、循序漸進推出彰化學叢書，預計每年十二冊，五年六十冊。並將這套叢書獻給彰化、台灣與國際社會。

基本上，叢書的出版是產官學合作的最佳典範，也毋寧是台灣學的嶄新里程碑。感謝彰化縣文化局、全興、頂新、帝寶等文教基金會與彰化師大張惠博校長的支持。專業出版社晨星的合作，在編輯、美編上，為叢書塑造風格，能新人耳目；彰化人杜忠誥教授，親自題寫「彰化學」三字，名家出手為叢書增色不少，在此一併感謝。

回想這套叢書的出版，從起心動念，因緣俱足，到逐步推出，其過程真是不可思議。

「讓我們共同完成一個大夢想吧。」我除了心存感激外，只能如是說。



彰
化
學

【作者序】

尋找歷史人文到追蹤磺溪精神

康原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我在常民文化出版的《尋找彰化平原》自序〈歡喜住彰化·真心愛台灣〉中有這樣一段話：「……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我意識到台灣教育課程的錯誤，在沒有台灣歷史、人文教育下迷失。我開始去了解先民開發台灣的經過，知道祖先如何在這塊土地生活……」開始透過文獻解讀與田野調查後，以報導文學或詩歌創作的表達方式，建構彰化平原的自然風物與歷史人文。深信文學作品有記錄與建構歷史的功能，可保存人民的生活情境。更重要的是「重新以台灣人的觀點來詮釋自己的歷史」。二〇〇四年後更倡議推動常民生活的村莊歷史寫作，使彰化縣成為村莊歷史書寫成果最豐碩的地方。

當年，施懿琳教授在此書推薦序文〈深深扎根在故鄉豐饒的土地上〉的一段話：「……康原充分實踐『在地人寫在地文』的愛鄉情懷……與自己生長的土地——彰化，牽繫著濃厚的情懷……本著對故鄉的愛，不斷的觀察、不斷的探尋、不斷的構思、不斷的書寫。」這段話使我更加努力的追蹤與書寫，自己也書寫《野鳥與花蛤的故鄉》的漢寶村史，並帶著員林社大、彰化市社大與彰化師大台文所的學生，共同參與村史的寫作。

近十年來先後又完成《台灣農村一百年》、《彰化半線天》、《花田彰化》、《人間典範全興總裁》、《八卦山下的詩人林亨泰》、《台灣囡仔的歌》、《大師的視界·台灣》等專書，如今再推出《追蹤彰化平原》做為對故鄉彰化的獻禮。

本書是延續《尋找彰化平原》的書寫，以《追蹤彰化平原》為書名，寫彰化的歷史人文風采、土地變遷、藝術家的報導，也有風土記事。書中有一半是新作品、一半則為《尋找彰化平原》的修訂文章。為什麼要沿用舊作？因「常民文化」出版社已經停止印行，而這些作品是了解彰化歷史文化重要的線索，於是重新收錄出版，希望能滋養台灣人的心靈。

彰化縣文化局與彰化師範大學以「磺溪文學」學術研究啟動「彰化學」後，陸續推出「彰化學」系列叢書，經編輯委員會討論後，林明德副校長建議此書以《追蹤彰化平原》出版，為了累積彰化的人文厚度，對彰化地區做各層面的研究，並追蹤歷史人文來創作書寫，與有志之士共同努力，是筆者生命過程中重要的印記。

《追蹤彰化平原》共有二十七篇文章，分成五卷：〈土地·河川與文化〉、〈磺溪舊情話當年〉、〈賴和的親情與鄉情〉、〈愛的追尋〉、〈土地的戀歌〉。內容有八卦台地的詩人情懷、八堡圳與東螺溪的河川故事、平原上磺溪文化精神的建構、藝術家對土地的愛戀，依尋著生養我的彰化，做地網脈絡去書寫在地的歷史文化。

追蹤磺溪文學的精神，它代表著一種公理與正義，從清朝的陳肇興的作品到日治時期的賴和，到跨越語言一代的林亨泰、陳金連，到戰後的吳晟、康原、宋澤萊、林雙不到蕭蕭，都是一脈相承的作家，本書有詳細的著墨。

詩人蕭蕭在《土地哲學與彰化詩學》書中的第六章〈圪仔歌：台灣新詩的舊田土——細論康原與彰化新詩的土地哲學〉一文中，第二節「型構彰化學：康原的半生志業」中寫著「康原一生志業所在，其實是在型構彰化學…」又說：「……彰化縣籍作家、久寓彰化縣境的作家，何止十百，又有誰是那熱力迸散『型構彰化』的第二人？……」這樣的讚賞或許過譽，然而，確實給我完成建構「彰化學」大夢無限的力量與慰藉。

二〇〇七年六月，成功大學教授陳益源，指導國立中興大學中研所學生林愛娥，完成《康原及其鄉土史書寫之研究》碩士論文，在研究結論章節中寫著「康原及其鄉土史書寫特色：則是一場歷史學的革命，革命的終旨則是將歷史及文化的詮釋權交由住在這塊土地的人來主導，並且啓發書寫大眾歷史，並以大眾能夠閱讀的角度書寫，實現在地人寫在地文的愛鄉情懷之外。也啓示了人人都可以成爲史家的企圖，取回對歷史的詮釋權。」這段文字或許可以做爲我出版此書的目的，提供給閱讀拙作的讀者參考並請指教。



目錄

《叢書序》啓動彰化學 ⊙林明德 002

《作者序》尋找歷史人文到追蹤磺溪精神 ⊙康原 006

卷一

土地・河川與文化

01 歷史上的東螺溪 013

02 從荊仔埤到東螺溪 021

03 粘厝莊的女真族 026

04 聽鳥聲說鳥諺 031

卷二

磺溪舊情話當年

05 半線明月映磺溪 040

06 神祕富庶八堡圳 065

07 來去大突社 074

08 二林仁和宮 081

09 小龍村的故事 088



卷三

賴和的親情與鄉情

- 10 賴和筆下的八卦山 094
- 11 賴和筆下的彰化城 109
- 12 賴和詩中的古井 113
- 13 賴和先生的親情 120
- 14 文學彰化新地標——
簡介賴和先生與前進文學地標 127

卷四

彰化文學的追尋

- 15 彰化文學的精神傳承 132
- 16 楊守愚和他的親人 137
- 17 台灣詩人林亨泰 144
- 18 建構台灣農村圖像的吳晟 156
- 19 朝興村的蕭蕭 171
- 20 從賴和到林雙不 175

卷五

土地的戀歌

- 21 宋澤萊的詩與歷史 182
- 22 許蒼澤的街坊日記 185
- 23 古月·老屋·童年情——
丁國富的鹿港情懷 194
- 24 來自土地的戀歌 204
- 25 囡仔頭王的堅持 213
- 26 濁水溪畔的畫家 219
- 27 台灣陶藝鹿港燒——
施性輝的陶藝世界 225

卷一

土地・河川與文化

Morning Star

彰化學

01

歷史上的東螺溪

闊茫茫的土地 濁水流出半線美夢
有夢上嬌向望相隨 阿水師腳跡真肥
古早時船隻綴鹿港的風華運送到寶斗
帶來青菜俗稻穗 半線人真勞
頭戴台灣的天 腳踏彰化的地
阿水師生淚後代 溪水一代流過一代
有水就有夢 夢惦土地咧震動



康原與賴宗寶攝於濁水溪畔
康原立定志向在五十歲以後奉獻給「彰化平原」，用筆建構
土地的歷史，記錄子民的生活。

彰化學

寫這首台語詩表達彰化土地和舊濁水溪的臍帶情緣，在我心中，彰化人守著溪水、守著土地勤奮墾植，世代傳承，三百年如場大夢，彰化人愈挫愈勇，從古至今未曾變過，展現出濁水精神。

劉還月在《尋找彰化平原》的序文中說：「九〇年代起，康原退休了……他開始以優美的散文風格，記錄河流的變化與歷史的遞嬗，為台灣的鄉土史，打開另一扇門戶；對讀者來說，也許只是多了一本好書，對於康原，顯然是決心面對鄉土史最重要的一個驛站，過了這個關口，還有更遠的路要走！」誠然這句話說中我心坎，我已經立定志向，在五十歲以後奉獻給「彰化平原」，為這塊生我、育我、長我的土地去找尋，找尋祖先留下來的汗漬與血跡，用我的筆去建構土地的歷史，記錄子民的生活。或許寫出來的只是土地上的點點滴滴，但我相信累積許多點可成為線，漸漸就可擴大成一個面。久而久之「彰化平原」的面相就能呈現在鄉親眼前，我們的子孫就不會說：「彰化沒有什麼歷史與人文」而漠視家鄉。

台諺云：「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寶斗、五番挖。」這句俗語指出，以前在台灣有五個大商港，彰化縣就佔三個，分別是鹿港、寶斗（北斗）、番挖（芳苑），這三個鄉鎮都位居水道要衝。然而在歷史上鹿港與番挖港是一體的，在葉大沛著



王功漁港

台諺云：「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寶斗、五番挖。」這句俗語指出，以前在台灣有五個大商港，彰化縣就佔三個，分別是鹿港、寶斗（北斗）、番挖（芳苑）。鹿港港口應做廣義解釋，即包括王功（宮）、番仔挖二口。

《鹿港發展史》¹中說：

1 見葉大沛著《鹿港發展史》頁六三五，左羊出版社。

「鹿港港口應做廣義解釋，即包括王功（宮）、番仔挖二口，蓋自道光以後，雖云『舟發鹿港』，實際『收帆番仔挖』，再以接駁船經王功運往鹿港，故咸豐以前鹿港、王功、番仔挖雖為三地，實為一體。此外，咸豐、同治年間（一八五一至一八七四），濁水溪下游分流入海情形，與王功、番仔挖關係密切。」

寶斗和番挖分別在東螺溪上、下游，寶斗為東螺溪上游重要鄉鎮，曾是濁水溪河運的集散中心。拜東螺溪之賜，上可達竹山，下可至鹿港，在清朝時代是內河航運的中心，藉竹筏的接駁，能將內山的物產，運至鹿港出售，因此使北斗繁華。當年，東螺溪扮演水路交通要道，曾經繁華的城市，現在已經沒落，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做為東螺溪畔的子民該去了解。因此，我要再次去「尋找東螺溪」，更清楚認識這塊土地。

● 濁水流出半線美夢

在古代講濁水溪，包含下游的三條分流：北條「東螺溪」：通稱舊濁水溪，當時由北斗經二林抵福興、芳苑交界出口，沿途經今溪州鄉、北斗鎮、埤頭鄉、溪湖鎮、埔鹽鄉、二林鎮、芳苑鄉、福興鄉，由麥嶼厝出海，又稱「麥嶼厝溪」。

中條「西螺溪」：今之濁水溪，流經西螺鎮，由大城鄉台西村出海。南條「虎尾溪」：今雲林縣的「舊虎尾溪」，經斗六市，在「舊虎尾溪」海口厝莊台西庄出海。今我要探尋的東螺溪，是屬於北條支流，歷代曾是壯闊的主要河川，如今卻萎縮成涓涓細流，奄奄一息的躺在南彰化平原上，任人堆砌垃圾。誰能知道她輝煌的過去，曾造就過彰化平原的繁榮。

翻開台灣省清代的幾種方志中，對東螺溪有以下的描寫。在《台灣府志》（高拱乾撰）中說：「東螺溪自斗六門與虎尾、東螺兩溪同流，西至東螺之眉里之社分支北流，西過西螺社，又西過麻芝干社，為北社溪。西入於海。」

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陳夢林修的《諸羅縣志》中說：「東螺溪分自虎尾溪之牛相觸，北折而西，過打馬辰、樹仔腳、貓兒干，匯於海豐港，入於海。」而來台遊歷的郁永河曾走過東螺溪，在他的《裨海紀遊》中寫著：「……至東螺溪，與西螺溪廣正等，而水深湍急過之。轆中牛懼溺臥而浮，番兒十餘，扶輪以濟，不溺者幾矣。」這段話描寫東螺溪的水流急促，牛隻以及兒童懼怕溺水的情形，讓我們推想在古老年代東螺溪的景觀。

到了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藍鼎元遊台澎時，寫下《東征集》之文集，其中有一段記錄著：「……從牛相觸二山間流下，北分爲東螺溪。又南匯阿拔泉之流，爲西螺溪。阿拔泉溪發源於阿里山，過竹腳寮山爲阿拔泉渡，西入於虎尾四溪。牽合錯雜，而清濁分明。虎尾純濁，阿拔泉純清；唯東螺清濁不定，且沙土壅決，盈涸無常。吾友阮子章云：『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又云：『餘流附入阿拔泉，虎尾之名猶相沿。』」這樣的描寫說明了東螺溪之不穩定，清濁不定，變化無常。在日治時代撰寫《台灣三字經》的王石鵬曾寫著「虎尾溪，牛相觸，東西螺，分委曲。」也說明東西螺溪流的情形。

東螺溪

在古代講濁水溪，包含下游的三條分流：北條「東螺溪」；通稱舊濁水溪，當時由北斗經二林抵福興、芳苑交界出口，由麥嶼厝出海，又稱「麥嶼厝溪」。



從以上文獻中，可見濁水溪下游以虎尾溪、東螺溪為主流。一九五九年陳正祥的《台灣地誌》對濁水溪流路之變遷有如下的說法：「濁水溪在二水以南出山後，河床原甚分歧，主流偏向西北，稱為東螺溪，由鹿港附近出海……自有文字記載的兩百六十年來，主流所趨已好幾次變動。漫流此沖積扇上的大溪，從南到北計有虎尾溪、舊虎尾溪、新虎尾溪、西螺溪、東螺溪。經過人工的壓束，目前以西螺溪為主流，餘皆因水利工程的建設而成斷頭河。」

我們知道濁水溪河道變遷真像「大龍擺尾」，忽北忽南奔流，造成土地流失，房屋倒塌，這條善變的巨龍，使得子民遷徙流離，清朝詩人陳肇興在《陶村詩稿》中曾寫著：「滾滾沙兼石，奔流急似梭；九州添黑水，一笑比黃河。雷雨馳聲壯，滄桑閱世多；不堪頻喚渡，平地有風波。」真是深刻以詩記錄濁水溪，滾滾流水飛奔的面貌，那水色黑濁如泥，好像黃河挾帶大量泥沙，難怪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稱她為小黃河。

● 繁榮東螺溪，蕭條東螺溪

打開歷史文獻，我們可統計出，自有文字記載，濁水溪在彰化平原發生過十多次大災變，洪水氾濫成災，造成河道變遷，陸地沙舟移位，民舍漂流，屍橫溪埔，水利設施破壞，建物沖毀與財物流失。詩人陳肇興在〈大水行〉詩中，有一段「……頃刻民廬看不見，百里哀呼叫水變……可憐環溪百餘家，一時淹沒為魚蝦。舟沉島沒無所避，誰肯中流浮仙槎。濁水村翁老木匠，眼見波濤如海樣。」這首詩描寫民房頃刻流失了，百里之內的人民，大叫水災，樹梢竟也能捉到魚，每個人恨不得能如燕子般飛走，真是哀鴻遍野。

河川之水可豐沛土地，帶給人民財富，使地方繁榮，產生文明；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災會帶走人類的生命與財產，使人

無家可歸。東螺溪的無常，史籍早有記載，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諸羅縣志》云：「虎尾東西二螺，水濁而迅急，泥沙滾滾；人馬牛車渡此須急行，稍緩則有沒腹埋輪之患。夏秋水漲，有竟月不能渡者；被溺最多。」²

在河岸邊的居民，雖有方便的時候，但生命財產有時也朝不保夕，就以東螺溪上游的北斗而言，水曾帶來繁榮，卻也使之蕭條；在《北斗鎮志》³中寫著：「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濁水溪溪水潰堤，街北地區田園流……東螺溪不但失去貨品轉運功能，由於水患頻仍交通因而受阻，繁榮一時街肆遂逐漸蕭條起來。對北斗而言，更大的致命傷還在後頭……濁水溪沿岸發生『戊戌大水災』，因濁水溪支流清水溪上游草嶺潭潰決，流路北移，洪水回歸舊濁水溪故道，使舊濁水溪（東螺溪）成爲濁水溪下游主流。北斗街全街浸水，溪水漲勢如奔馬，戊戌大水災使今天大新里、新生里、七星里、北勢寮一部分成爲濁水溪河道，時而涓涓細流，時而巨洪奔瀉。滾滾東螺溪，曾帶來多少財富與希望，使北斗極盛一時；卻也沖毀家園田莊，帶走繁華與光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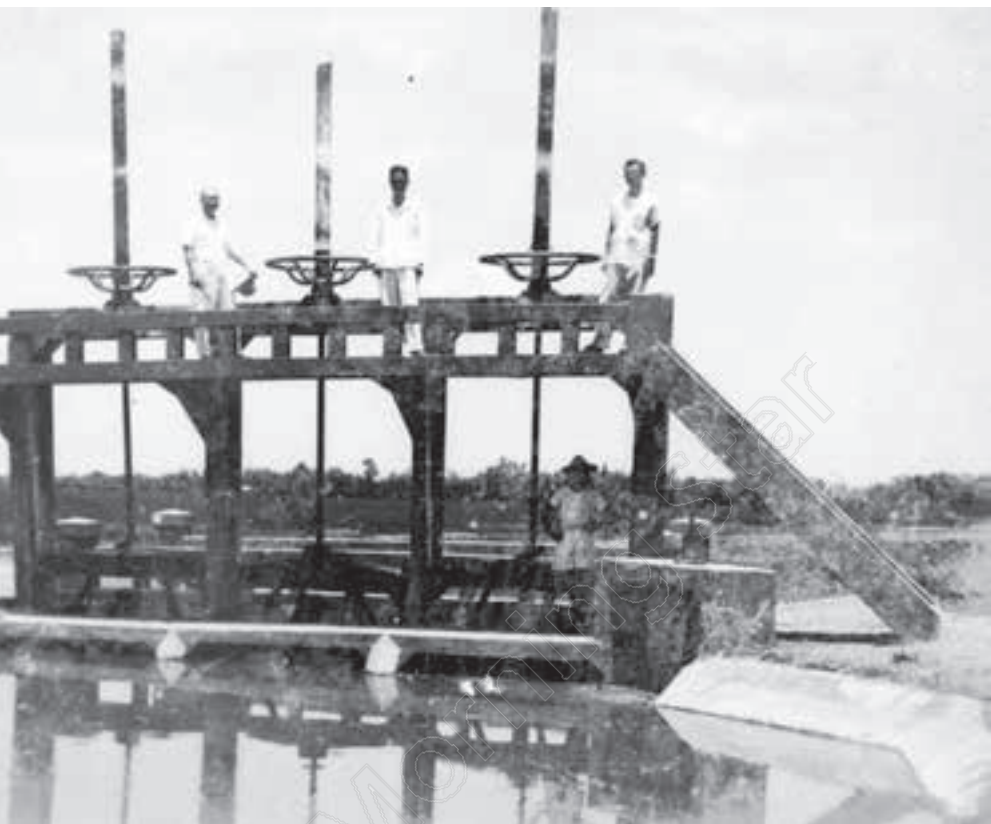


●東螺溪岸今非昔比

全長約三十公里的東螺溪，目前兩岸由東到西幾乎全線可行，河邊兩旁路寬約二至四公尺，目前水源自濁水溪北岸的八堡

2 見《諸羅縣志》頁二八六。

3 見《北斗鎮志》頁一五七、一六二，北斗鎮公所出版。



八堡圳
全長約三十公里的東螺溪，目前水源自濁水溪北岸的八堡圳與荖仔埤圳之水。

圳與荊仔埤圳之水，主流域從溪州鄉經北斗鎮，沿埤頭鄉、田尾鄉、溪湖鎮、二林鎮、埔鹽鄉、福興鄉、芳苑鄉等八個鄉鎮之界，在福興與芳苑交界與鹿港溪會合流入海洋。

我利用時間做全程的田野調查，發現每一個鄉鎮河邊都有不同面貌，在上游的溪州、北斗一帶，有些段落正在做整治工作，在北斗鎮內有一段已闢成河濱公園，在埔鹽鄉境內也有一段石碑公共造景公園，這兩段河域經過人工整治，種了樹木、花草與各種造型，景觀秀麗。其他的沿岸河域，堆積各種垃圾及廢棄物，滿目瘡痍，讓人不忍卒睹。

在這尋溪溯源的過程中，我站在河岸極目遠眺，想望河流的源頭，想知道河的起源是什麼風貌？推想歷史上河域的原始景觀，猜測溪水奔馳的風貌，水災之後的殘破狀態；以及在河域生活的先祖們，他們如河胼手胝足的蕁路藍縷過日子。回首望向下游河域，永不回頭的溪水潺潺的流著，揚手而去就像告訴我，時光是永遠無法回頭的，過去曾經扮演重要的交通任務，如今已成爲歷史記憶。我不禁傷感起來，這條曾經遺落我童年夢境的河，又使我眷戀起來。我企圖重新建構它的風貌，期待大家共同來關懷它，透過我的抒寫來回憶，並觸及那段在河中打滾的日子。不幸的是走向河川時，那些廢水、垃圾、惡臭使水質惡化，破壞河川與附近的環境，這些景觀又使我陷入沉沉的憂鬱中。

02

從荊仔埤到東螺溪

河川若是土地的血脈，爲了維護土地的健康，不僅要保護河流的潔淨，對於它的分布，更要瞭若指掌，才能處理其天災地變。水系的分布與河川的特性，影響作物的生產，水是土地的生命之母，它是一種永續的重要資源，河川可帶給人類財富，有時也會帶給人類災難，它也是文明的發源地，與人類的生、住、異、滅有必然的關係。

● 攔河作壩的「東螺溪」頭

彰化平原之所以能成爲「台灣米倉」，因爲它是濁水溪的沖積平原，也是地下水最豐富之區，有豐沛的水系，水資源早受先祖的重視，很早開發利用。彰化平原的地表高度，從東南向沿海呈等梯度下降，主要河川包括北邊縣界的大肚溪，境內的番雅溝排水、洋子厝溪、員林大排水（台灣溝）、舊濁水溪（東螺溪）、明治排水、二林溪，南邊縣界的濁水溪（西螺溪），河川流向由東南流向西北，舊濁水溪昔稱東螺溪，爲濁水溪之分流。

濁水溪發源於奇萊山北峰與合歡山東峰間的佐久間鞍部，海拔三二〇〇公尺。從水里至鼻仔頭間，先後匯入水里溪、清水溝溪、東埔蚋溪、清水溪等，以鼻仔頭隘口爲頂點，向西形成沖積扇。河流總長一七八·六公里，爲台灣第一大河。

東螺溪在歷史上本屬濁水溪的北條支流，自西螺溪堤防興建後，其河域漸漸萎縮，河流變成灌溉、排水、給水之用，是彰化縣境內河流幹線最長的水道。現今東螺溪的源頭在溪州鄉的大庄村與荊仔埤匯流，水源源自西螺溪的溪州段。

彰化平原的灌溉圳溝，主要有八堡一圳、八堡二圳、荊仔埤圳屬於較大系統。而東螺溪的源頭是荊仔埤其交會地「大庄」，屬於溪州鄉。



八堡一圳、八堡二圳
彰化平原的灌溉圳溝，主要有八堡一圳、八堡二圳、
蔴仔埤圳屬於較大系統。而東螺溪的源頭是蔴仔埤其
交會地「大庄」，屬於溪州鄉。

那是一個假日黃昏，詩人吳晟帶著我，走上濁水溪堤上，邊走邊說明：「大庄原名『下水浦』，此地在西螺溪河堤未築以前是東螺溪與西螺溪的分水口，溪水常氾濫成災，到處是窪地泥濘，因此稱『下水浦』。而『大庄』之名，因此村為溪州最大村莊而得名，自從榮民入住本村後，於一九六八年『大庄』的東邊獨立為『榮光村』後，大庄就不再是溪州最大的村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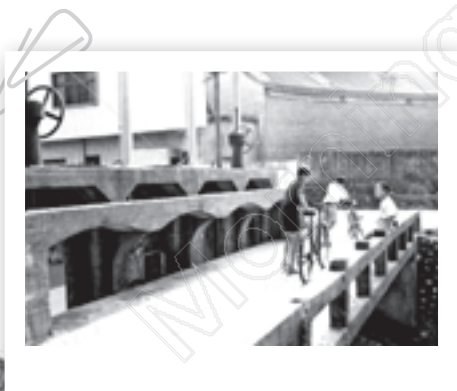
我們沿河堤旁正在整修的蔴仔埤圳邊走往二水，吳晟說：「讀國小時，下課後就脫光衣服，跳進蔴仔埤圳，隨圳水流往圳寮，既清涼又不須走路。這條蔴仔埤圳在日治初期（一九〇七年）左右，殖民政府以水租、地方

稅及貸款建造的，圳渠流過南彰化的溪州、埤頭、二林、芳苑四鄉鎮，並延伸許多小溝渠，是台灣第一條官設埤圳。」這種經驗也使我想起小時候，在東螺溪畔戲水的經驗。

吳晟又說：「大庄村所臨的濁水溪河床，是以前的砲兵靶場，砲彈經常從空中飛過，村民也常遭到流彈擊中。」聽到此話，令我想起吳晟一篇〈河床天地〉散文中如此描寫：「……許

多鄉民包括老弱婦孺，即以撿拾砲彈碎片賣給收購『歹銅舊錫』的小販，補貼家用。也有不少『敢死隊』，將撿拾彈片當做謀生持家的主業，確知將有射擊演習時，即事先躲在河床大石後頭，或躲在小溪邊，如此較有機會撿拾純銅彈頭及大塊彈片，甚至遇上未爆發的砲彈，可以售得較好價錢。然而那真是為錢賭自己性命啊！」從這樣的描寫中，看到台灣先民生活的艱辛，為了生活的溫飽，竟然冒生命的危險撿拾砲彈。

在西螺溪河堤北岸的大庄、下壩、圳寮在清朝時代，該多是東螺溪底，溪埔地經過先民的血汗，除去大小石頭與蕪蔓雜草，世世代代的努力下來，從土質的改良、堆肥的運用，引水灌溉後，溪埔已成良田沃野。



我們沿河堤旁正在整修的荊仔埤圳邊走往二水，吳晟說：「讀國小時，下課後就脫光衣服，跳進荊仔埤圳，隨圳水流往圳寮，既清涼又不須走路。」



● 村莊的石碇與水壩

西畔位於溪州鄉的中央，村中有一個石碇，這個不算很壯觀的碇，傳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道光年間有次大水災，東螺溪溪水洶湧，沖襲村莊，土地流失，傳說村廟中的關聖帝君顯靈，指示在此蓋一座石碇，就可除水患。

村民依神明指示，建了此碇，果然水就不再侵犯，村民也把此地稱「石碇」。這個石碇約有二公尺半高，四周以水泥圍起來，頂端露出一個圓球，底下有一香爐，供村民點香祭拜，在村民心目中，沒有石碇就沒有村莊，石碇變成村莊的一種信仰，維護石碇就像維護村莊。

據說，以前彰化南瑤宮往北港進香，回程由荊桐鄉涉水過西螺溪，從潮洋厝上岸往北斗。有一年回到溪中，已經天黑了，不知方位，只見前方有一燈光，信徒朝此光前進，靠近一看只見石碇。發光的傳說被傳開了，每年進香的信徒都來祭拜石碇，直到西螺大橋通車後，信徒走台一線，信徒才減少，但還是有些信徒專程繞道來祭拜石碇。

這雖然是傳說，但可看出台灣人的信仰包含感恩，祭拜曾經給予恩澤的物；同時可以見證東螺溪的水，曾經從此流過，這個地方以前就是溪底。這片豐饒的大地，在冬季裡，開滿金黃的油菜花籽花，有許多人在田野上揮汗躬耕，坦蕩平實的大地，就這樣一代一代的繁衍著子孫。

東螺溪從大庄村流向成功村；這個村舊地名是「下壩」，壩，是防水之堰。此地從前有一防水壩，而榮光村也有一水壩，榮光村以前稱「頂壩」，成功村稱「下壩」；「下壩」與「會壩」的台語音相同，有橫行霸道之意；村民提議改名，因這個村莊大部分居民姓「鄭」，村中有一國姓廟，祀奉鄭成功，經村民會議改為成功村。村莊中的「下壩國民小學」也改為「成功國民小學」，「頂壩、下壩」的舊地名，也漸漸被遺忘了。老一輩的人都

知道，此地向日治時代還是溪埔地，到處是砂礫地，不僅難耕作又常有洪水氾濫，生活非常辛苦。

直到西螺溪堤防築成，溪水由河道流入海洋，東螺溪底才漸漸好耕作，在農人努力的播種下，才有了收成。「石碇與水壩」也漸漸成爲歷史記憶了。

石碇

建了此碇，果然村莊不再因東螺溪而淹水，石碇變成村莊的一種信仰，維護石碇就像維護村莊。



03

粘厝莊的女真族

東螺溪從北斗往西北方向流著，流到芳苑鄉與福興鄉交界的台十七線上麥嶼厝橋後，河面漸漸壯闊，河向北面延伸與鹿港溪交會後，又折向西南的漢寶園北邊出海。

在東螺溪下游的這段河域，有人稱它為「麥嶼厝溪」，在這段溪的東岸有一聚落叫「粘厝莊」，分成頂粘村與廈粘村。福興鄉的境內，大部分居民來自福建泉州，唯有臨溪的粘厝莊的居民，是一個女真族的聚落。

●女真族溯源

「女真」的名稱初見史籍是西元九〇三年的脫脫所著的遼史《百納本》卷一：天復三年春「伐女直下之，獲其戶三百。」一般史書記載在五代時黑水靺鞨或稱女真。

《遼海叢書本》卷一上云：「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原魏謂之勿吉，「女真」不同的譯音有：珠理真、主兒扯、珠申或諸申（音為 *jursen* 或 *jurcen*）。自從女真出現於中國史籍以後，就被史家認為是西元前六世紀時，已居住在東北的肅慎民族的後裔，史家以為所有東北民族都原自肅慎。

根據人類學家及考古學家的研究，西元前六世紀，女真源自肅慎，肅慎本來自西伯利亞東部一個重要民族，叫做通古斯。中國大陸東北的松花江、黑龍江流域及長白山一帶與渤海，都是女真民族所在地。

而粘氏卻是由完顏部，於吉林會寧為起源的。而女真民族的起源與發展，大多由此地帶而來的。這裡女真族的完顏部領袖完顏阿骨打，自一一一四年滅遼，建國號金，一一一五年稱帝為金太祖。

粘氏一世祖爲金國時代的完顏宗翰粘沒喝，佐金太祖歷建奇勳，史稱宗翰內能謀國，外能滅敵，有名將之風。一二三四年三月大金帝國結束政權；粘氏第八世的博溫察兒流寓江南後，抵福建泉州、永寧、楊丹，再改遷潯江衙口鄉，爲入閩粘氏開基祖。

粘氏在衙口鄉子孫眾多，在衙口鄉有頂粘村與廈粘村，有廣闊的農耕地，名叫粘厝山；衙口鄉十一條街道中，有一條粘厝街，此地風景優美。

● 粘氏女真族渡海

台灣的開基祖爲粘粵、粘恩、粘尚兄弟三人，於清乾隆年間（約一七八八年）渡台，在福興鄉建立頂粘村、廈粘村兩個村落，約有三百多戶居民。後有一些遷出全台各地，在一八八六年統計，全台人口總數約有八千多人，而粘厝莊約佔四千多人。此聚落的粘氏宗親，在此從事農漁牧工作，過著純樸節儉生活。

在生活安定後，宗親爲了慎終追遠，集資建立粘氏宗祠，每年舉行春秋二祭。在祭典的時候，在台的前清宗室後裔或滿族協會會員，都會前來參加祭典。記得粘氏宗祠落成之時，在滿族協會做事的小說家林佩芬女士，也同她的會上同仁，來粘厝莊參拜。我帶著林佩芬到粘厝莊，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粘氏是女真的後裔。

後來我才知道，我高中學長粘富雄家住粘厝莊，是粘氏後裔，曾當過十年的縣議員與八年鄉長；他的夫人施碧月女士，也是我的國小、高中同學，彼此有往來，幾次到東螺溪下游做田野調查，會去拜訪他們，但未遇到粘富雄，只遇到施碧月同學，零零碎碎談了一些粘氏家族的事情。

在台粘氏家族，爲了發揚祖德，招募宗親會，約在一九七四年開始籌建粘氏宗祠，購置四百八十坪土地爲建祠用地。一九八二年建基完竣，開始編纂渡台始祖家譜，以其一世祖宗

翰公之封諡「桓忠」為堂號；桓是金帝國時代版圖內地名，如遼寧的桓仁縣，山東的桓臺縣，均為其一世祖宗翰公管轄屬地。桓，又是國家寄以為棟樑之意。「桓忠堂」為宗祠之堂號，追思其祖德之偉大，以表崇敬。

一九八一年粘氏家族，擴建宗祠頂樓為「衍慶宮」，迎其上世遠祖之靈，安其神位。為了教育子孫尋根探源，讓粘氏家族知道自己系出中國東北女真族，在台約有九代，代代祖先都辛勤、謹慎、儉樸，在各行各業開拓自己的前途。

一九九九年的農曆新年元月初四，我又到粘厝莊拜訪學長粘富雄；這天冷冽的寒風，吹襲東螺溪畔的粘厝莊，我突然的拜訪，令他感到訝異！這位高中時代在田徑場上，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後來從政主持一鄉鄉務，那段日子裡，只從報章雜誌上看到他的消息，偶爾在公共場所相遇，也只是寒暄幾句。

鄉長卸任後，他從事皮包的製造業外，種植盆栽自娛，在粘厝莊過著鄉居生活。有時我回漢寶，路過粘厝莊時，便順道去拜訪他。近年我也東奔西跑，較少去看他，直到近日想去了解粘氏宗祠，再走入他家。

看到這位長我幾歲的學長，顯得有點憔悴，臉部略有浮腫，詢問之下才知道在半年前，發現患上腎衰竭，腎臟萎縮。如今，每周必須洗腎三次，已經無法再種植盆栽了。如今抱病在家，養病度日。看到這位以前容光煥發的學長，現在竟然老態龍鐘，令人感到歲月不饒人的悲涼。





粘厝莊裡的牧場
粘厝莊裡有牧場，某些粘氏族人
以養殖乳牛為生。

曾任粘氏宗親會第一屆理事長的粘富雄，談起宗親會的事情，有點失望與落寞：「在宗祠剛成立之時，宗親會的向心力很強，每年春秋二祭，全島各地宗親都會回鄉祭祖。祭祖儀式相當隆重，族人之間和睦相處。經過幾年之後，祭典儀式每下愈況，參與的人愈來愈少。如今的祭典，只剩下儀式，族人間的感情，已不如從前。不知道是功利社會，導致

人情的淡薄……」富雄兄欲言又止，猶如有難言的苦衷。

● 踏查粘氏宗祠

離開富雄家，我去粘氏宗祠，參觀他們春季的祭祖典禮。不能免俗的在宗祠前置放了許多政治人物「逗鬧熱」的花圈，宗祠前埕上排滿供桌，桌上供奉祭祖的鮮花、時果與各種祭品。粘氏家族扶老攜幼到宗祠，每戶人家先點香祭拜祖先後，三五成群的圍繞聊天；有老者向孫子介紹先祖筆路藍縷的過去，以及宗祠沿革。親族們相互介紹或聊一些家務事，宗祠上香煙嫋嫋，平常寂靜無聲的宗祠，突然熱鬧起來了。

早上十點穿禮服的粘氏長老，開始行祭祖儀式，依士大夫禮行之；主祭者行三獻禮，上香後獻花、獻果、獻酒，然後讀祭文，禮畢後設宴，族人聚餐，宗祠前請來歌唱者，唱歌助興，在祠堂前族人與歷代先祖同樂。

在其祭祖的儀式中，我已經看不出屬於女真族特別的祭祖儀式，與漢人有什麼不同了，問其長老也說不出不同的地方，我想

這又是一種族群融合的見證；血統中雖流著女真人的血，卻過著漢人的生活習慣，祭拜的方式也與漢人相同，台灣人就血統、文化、歷史、地理與風俗來說，都來自大陸各地，但經過幾百年之後，形成台灣獨特的文化，這樣的民族只要認同台灣，都已成了台灣民族，女真族也只是一種血統區別而已，因為這些女真族的結婚對象，都來自不相同的族群，生活習慣也漢化了。

這個住在溪邊又濱海的族群，除了農耕之外，下海捕魚、插蚵、從事養殖，也有開牧場，養豬、養牛、養雞，做各種工作，大部分人安分守己，也有參與政治活動者，競選議員、鄉長、代表等民意代表，以往宗親的力量，常在競選時發揮出來。近年來宗親會，已漸漸失去向心力，不知是功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失去了真誠，或是宗親間的那份血緣關係，已不再被重視，血統關係也不被珍惜，令人感到惋惜與不解。

東螺溪的出海口

